



第9版
全新策划
主编/杜志建

疯狂阅读®

CRAZY READING

珍藏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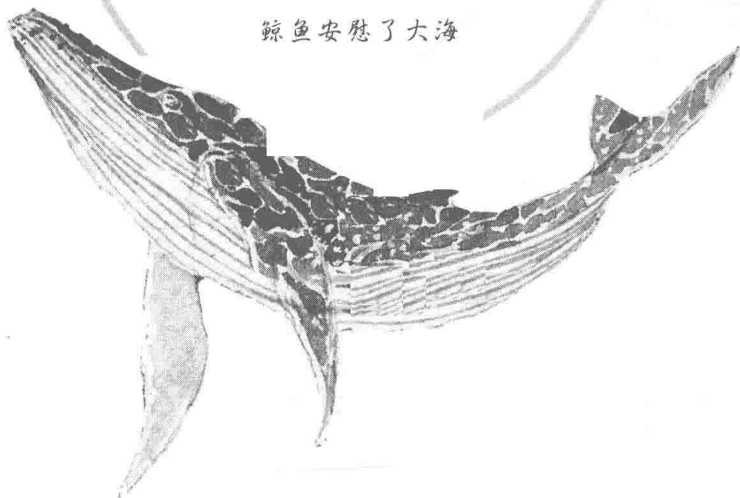
情感卷

qing gan juan

向爱而生，
向上而行

情感卷

不是所有的树
都能在自己的家乡终老
不是所有的轨道
都通往春暖花开的方向
不是所有的花都会盛开
不是所有约定的人都会到来
我知道，是流星赞美了黑夜
鲸鱼安慰了大海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狂阅读：珍藏版. 情感卷 / 杜志建主编. -- 南京：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8.6
ISBN 978-7-5651-3772-3

I. ①疯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阅读课-中学-课外读物 IV. ①G634.3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13927 号

书 名 / 疯狂阅读：珍藏版. 情感卷
主 编 / 杜志建
责任编辑 / 曹红梅
执行主编 / 李艳玲
封面绘图 / Starry 阿星
出版发行 /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/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 9 号(邮编:210016)
电 话 / (025)83598919(总编办) (0371)68698016(邮购部)
网 址 / <http://www.njnup.com>
电子信箱 / nspzbb@163.com
印 刷 /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/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/ 10
字 数 / 280 千字
版 次 /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-7-5651-3772-3
定 价 / 16.80 元

出 版 人 /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声明

基于对知识和创作的尊重,本书向所选文章、图片的作者给予补贴。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联系的作者,我们在此深表歉意,当您看到本书时,请与我们联系,以便我们向您支付补贴和赠送样书。因篇幅有限,部分文章有删节,敬请谅解。

联系方式:0371-68698032

目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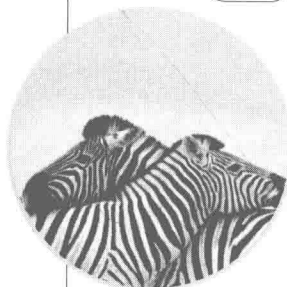
莫失莫忘



和别人谈起你,是我想你的方式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005 | 长大就好了 | 幸生 |
| 007 | 悲伤浩荡 | 安宁 |
| 008 | 我的哥哥是个英雄 | 艾小羊 |
| 009 | 弟弟 | 张爱玲 |
| 010 | 血缘就是将毫无感情的人绑在一起 | 张悦然 |
| 015 | 你有没有爱过我 | 张晓晗 |
| 016 | 她长得像我妈 | 巩高峰 |
| 017 | 灯祭 | 迟子建 |
| 019 | 绑架塔那托斯 | 果盐 |
| 022 | 酸汤牛肉与看海的男孩 | 小熊洛拉 |
| 024 | 坚强小姐和倔强先生 | 咪咪咪咪咪咪 |
| 025 | 晓雾 | 张充和 |
| 026 | 今天晚上不吃你 | 一君 |
| 029 | 麦子的妹妹是大米 | 梅寒 |

不情书



向来缘浅,奈何情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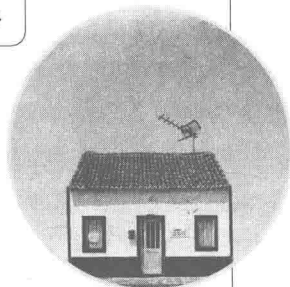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031 | 圣撒托普尼那斯与月桂树 | 桃墨曦 |
| 034 | 那个在楼下抽烟的陌生人 | 园子 |
| 035 | 红白机走失在 2010 | 夜未央 |
| 037 | 多情只有春庭月 | 榛生 |
| 040 | 四季歌 | 蒹葭苍苍 |
| 046 | 再无时光机 | 焦盐 |
| 050 | 当冬夜渐暖,青春烟消云散 | 重行 |
| 053 | 我曾那么手忙脚乱地爱过你 | 倪一宁 |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

- 054 木鱼
055 我和她
057 你会天马流星拳吗？
058 种男朋友
059 敲门记
061 胖子
063 视死如归
066 电表箱里的老孔
068 白云娘
069 这世界和你一样动人

- 周海亮
张春
郑执
老少女范范
杜怀超
卞一涵
戴正阳
猫主义
邓安庆
飞行官小北

历 方 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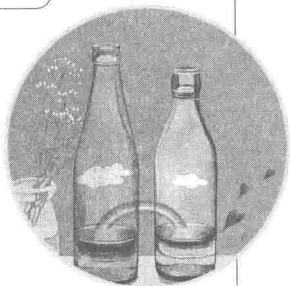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朵花坠落的速度，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

- 071 春末十月
075 飞机掠过六月天
081 故事最后，他们没有在一起
084 这一段暗恋你的小时光
091 青梅竹马
094 飞驰的少年
096 致路佳安的一封信
098 那一年，我太害羞了
100 刀锋、破晓和去路

- 王璐琪
韩十三
王小粒丫
蘑菇味桃子
路明
苏小城
尚钟夏
小岩井
绿亦歌

那 年 花 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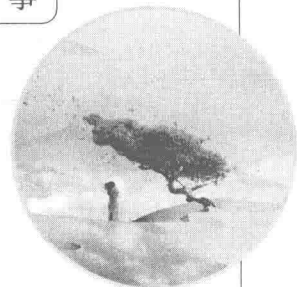


树在，山在，大地在，岁月在

- 102 人世间最完满的爱
104 那个写《从前慢》的木心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106 曹禺的娜拉
108 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，尤其是对你
110 青春是身无分文在雨中的记忆
114 我二十一岁那年
119 自报家门
123 回忆梁左
125 最深的自恋，就是璀璨地燃烧自己

- 杨绛
牛皮明明
李舒
韩梅梅
柴静
史铁生
汪曾祺
王朔
谢慧敏

山 河 旧 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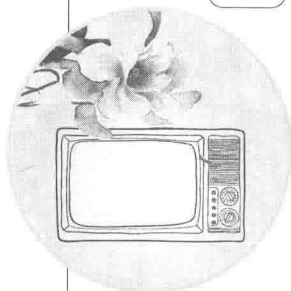
一
卷
红
尘



字迹已模糊，因为思念的缘故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27 | 九一八致弟弟书 | 萧红 |
| 129 |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| 郁达夫 |
| 131 | 写给父亲 | 莫言 |
| 132 | 给弟弟提奥的三封信 | 文森特·梵高 |
| 133 | 这一切和我格格不入 | 王小波 |
| 134 | 致十年后的自己 | 白岩松 |
| 135 | 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 | 刘慈欣 |

浮
光
掠
影



忘川之上，桑梓之下，一半是光，一半是影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37 | 《站台》：致我县城的兄弟 | 绿妖 |
| 138 | 《寻梦环游记》：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被爱的人遗忘 | 陆琪 |
| 140 | 看了《无问西东》才明白，清华学生为什么会挨骂 | 肖卓 |
| 142 | 为什么我们都想要一个深夜食堂？ | 七天路过 |
| 145 | 《楚门的世界》：走出童话你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 | 袁染 |
| 147 |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| 琦惠 |

亲
爱
的
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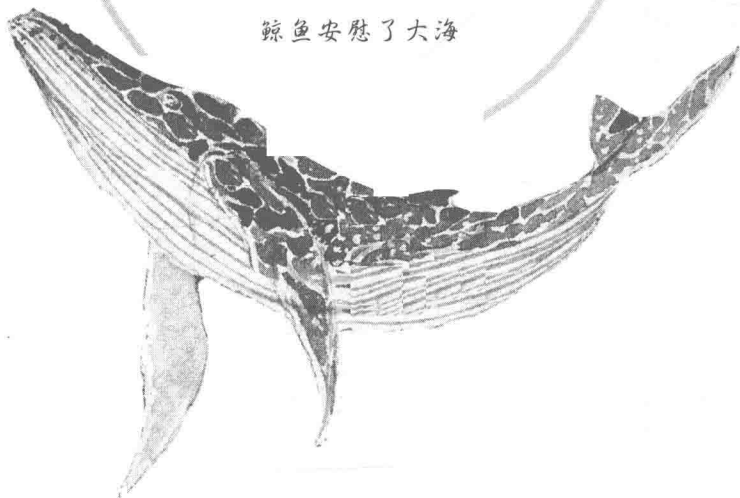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148 | 孩子、驴子和水 | 梁晓声 |
| 151 | 名叫彼得的猫 | 村上春树 |
| 152 | 阿鲁来自山谷 | 湘女 |
| 154 | 瓦顶上的阿灰 | 南帆 |
| 156 | 母狼的交易 | 徐国平 |
| 157 | 猩猩的悲剧 | 希区柯克 |

情感卷

不是所有的树
都能在自己的家乡终老
不是所有的轨道
都通往春暖花开的方向
不是所有的花都会盛开
不是所有约定的人都会到来
我知道，是流星赞美了黑夜
鲸鱼安慰了大海



目录

CONTENTS

莫失莫忘



不情书



和别人谈起你,是我想你的方式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005 | 长大就好了 | 幸生 |
| 007 | 悲伤浩荡 | 安宁 |
| 008 | 我的哥哥是个英雄 | 艾小羊 |
| 009 | 弟弟 | 张爱玲 |
| 010 | 血缘就是将毫无感情的人绑在一起 | 张悦然 |
| 015 | 你有没有爱过我 | 张晓晗 |
| 016 | 她长得像我妈 | 巩高峰 |
| 017 | 灯祭 | 迟子建 |
| 019 | 绑架塔那托斯 | 果舒 |
| 022 | 酸汤牛肉与看海的男孩 | 小熊洛拉 |
| 024 | 坚强小姐和倔强先生 | 咪咪咪咪咪咪 |
| 025 | 晓雾 | 张充和 |
| 026 | 今天晚上不吃你 | 一君 |
| 029 | 麦子的妹妹是大米 | 梅寒 |

向来缘浅,奈何情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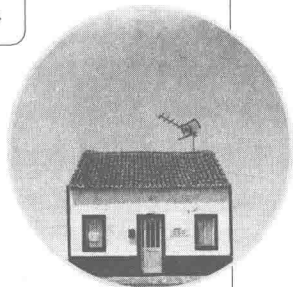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031 | 圣撒托普尼那斯与月桂树 | 桃墨曦 |
| 034 | 那个在楼下抽烟的陌生人 | 国子 |
| 035 | 红白机走失在 2010 | 夜未央 |
| 037 | 多情只有春庭月 | 榛生 |
| 040 | 四季歌 | 蒹葭苍苍 |
| 046 | 再无时光机 | 焦盐 |
| 050 | 当冬夜渐暖,青春烟消云散 | 重行 |
| 053 | 我曾那么手忙脚乱地爱过你 | 倪一宁 |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

- 054 木鱼
055 我和她
057 你会天马流星拳吗？
058 种男朋友
059 敲门记
061 胖子
063 视死如归
066 电表箱里的老孔
068 白云娘
069 这世界和你一样动人

- 周海亮
张春
郑执
老少女范范
杜怀超
卞一涵
戴正阳
猫主义
邓安庆
飞行官小北

历 历 万 乡



一朵花坠落的速度，连时间都放慢了脚步

- 071 春末十月
075 飞机掠过六月天
081 故事最后，他们没有在一起
084 这一段暗恋你的小时光
091 青梅竹马
094 飞驰的少年
096 致路佳安的一封信
098 那一年，我太害羞了
100 刀锋、破晓和去路

- 王璐琪
韩十三
王小粒丫
蘑菇味桃子
路明
苏小城
尚钟夏
小岩井
绿亦歌

那 年 花 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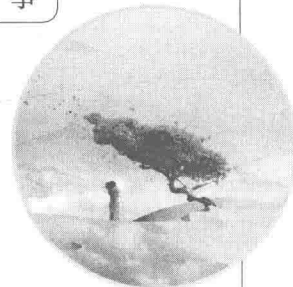


树在，山在，大地在，岁月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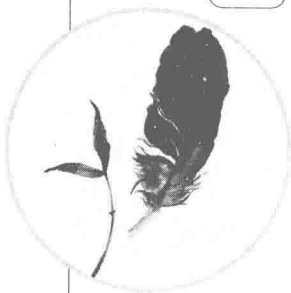
- 102 人世间最完满的爱
104 那个写《从前慢》的木心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106 曹禹的娜拉
108 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，尤其是对你
110 青春是身无分文在雨中的记忆
114 我二十一岁那年
119 自报家门
123 回忆梁左
125 最深的自恋，就是璀璨地燃烧自己

- 杨绛
牛皮明明
李舒
韩梅梅
柴静
史铁生
汪曾祺
王朔
谢慧敏

山 河 旧 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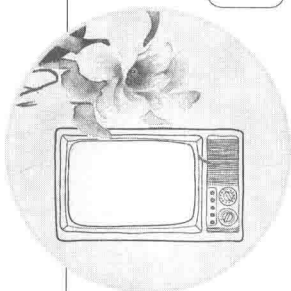
一
卷
红
尘



字迹已模糊，因为思念的缘故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127 | 九一八致弟弟书 | 萧红 |
| 129 |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| 郁达夫 |
| 131 | 写给父亲 | 莫言 |
| 132 | 给弟弟提奥的三封信 | 文森特·梵高 |
| 133 | 这一切和我格格不入 | 王小波 |
| 134 | 致十年后的自己 | 白岩松 |
| 135 | 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 | 刘慈欣 |

浮
光
掠
影



忘川之上，桑梓之下，一半是光，一半是影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137 | 《站台》：致我县城的兄弟 | 绿妖 |
| 138 | 《寻梦环游记》：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被爱的人遗忘 | 陆琪 |
| 140 | 看了《无问西东》才明白，清华学生为什么会挨骂 | 肖卓 |
| 142 | 为什么我们都想要一个深夜食堂？ | 七天路过 |
| 145 | 《楚门的世界》：走出童话你和我们没什么不一样 | 袁柒 |
| 147 |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| 琦惠 |

亲
爱
的
它



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|
| 148 | 孩子、驴子和水 | 梁晓声 |
| 151 | 名叫彼得的猫 | 村上春树 |
| 152 | 阿鲁来自山谷 | 湘女 |
| 154 | 瓦顶上的阿灰 | 南帆 |
| 156 | 母狼的交易 | 徐国平 |
| 157 | 猩猩的悲剧 | 希区柯克 |

腊月二十五，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，我回到山西老家。姐姐弟弟都回来了。过年，是这个家为数不多的欢聚时刻。只是我素来沉默，只觉得周围的热闹跟我关系不大。

一年未见，妈妈的话很多，问东问西，很是关心我在外面的生活，只是，我的生活实在是乏善可陈，可作为谈资的并不多，也就是每天吃饭、睡觉、上课、运动，生病去医院，天冷加衣服。有次在路上看到一个小男孩，放学后从学校跑出来一把抱住妈妈，奶声奶气地说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什么，我的脑子有那么一瞬间的空白，我的目光随着那对母子走到很远的地方，那一刻，我真的超级羡慕他。而我，好像早已过了跟妈妈分享心事的年纪，准确地说，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刻。从前是大人没空理一个小孩的喜怒哀乐，现在则是我不再愿意说，我想要保持个人的心理独立，我想要保护好我的私生活。

姐姐还是很健谈，说到她去旅游的见闻，谈到她新办的健身卡，谢天谢地，终于给这个寂静的家添了一点人气。正月的北方很冷，除了聊天，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，又说到小时候的趣事。

爸爸第一次说起弟弟出生时的波折，那是20世纪90年代，计划生育正严的时候，妈妈挺着个大肚子，不敢回家，在外奔波，每天换一个亲戚家躲。

有天半夜，爸爸回家拿换洗的衣服，惊醒了熟睡中的我，多日未见爸爸的我抱着他的腿哭得气动山河，就是不让他走。无奈之下，爸爸只好把我放在了自行车上，穿梭在寒冬腊月的夜色中。走在半路上，自行车后座上的我又开始哭，快到地方了，我还在哭，于是他停下自行车，想要把我抱下来，结果发现拉也拉不动，原来是我在路上尿了裤子，水遇冷成冰，我的屁股已经和自行车后座粘在一起。

听到这里，大家都哈哈大笑，爸爸说：“你小时候可真不伶俐，天天哭。”姐姐说：“幸生，你看你小时候出的洋相可真多。”我一直坐在旁边低

着头烤火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泪水却早已喷涌而出，湿透了脸颊。爸爸说的这些细节，其实我全都不记得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，爸爸妈妈每天干活，我就每天做家务，照看弟弟。清晨踩着小板凳在厨房洗碗，白天在沟边用磁铁吸废铁拿去卖。六岁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去上幼儿园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每天带着弟弟站在坡上眺望老师家的院子。转到镇上读书那一年，我五年级，姐姐初三，弟弟三年级。父母给姐姐弟弟都新买了自行车，而我骑的是姐姐淘汰下来的旧车。因为年老失修，自行车隔三岔五出毛病，轮胎破了，刹车坏了，脚踏板坏了，即使不坏的时候它用起来也费力得多，坏了就是雪上加霜。每每我推着自行车走在路上，感觉这辈

长大就好了

* 幸生





子的眼泪都要流完了。

虽然教学设备简陋,师资条件薄弱,我还是在乡里的统考中得到了不俗的成绩。听到邻居的夸奖和表扬声,我才终于吸引爸爸妈妈的目光。

初中的时候,班里学风不正,纪律很混乱,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,我必须考上重点高中,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。不管身处环境有多吵,我都能潜心沉入要学习的内容之中。最终以全镇第二的成绩进入市重点高中。

大学四年,周末和假期我一直出去做兼职,这些年,我明白爸爸养大三个孩子的含辛茹苦,所以我想帮爸爸分担一点,其实家里的经济状况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,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,我必须要做点什么。大学四年,每年的暑假我都留在读书的城市打工,工资加上奖学金,勉强能够实现个人的财务独立。过年回家,妈妈很骄傲地跟亲戚朋友说,我念书拿了奖学金,自己勤工俭学,并没有给家里的经济增加负担。

我想想,是,这么多年,我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。从前看电视剧《金婚》,其中有一段三女儿多多说:“我在这个家,我根本就多余我。”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哭得稀里哗啦,不能自拔。

我的名字,幸生,幸生,是有多幸运我才能够出生。从小我就知道,我不是爸爸妈妈期盼的那个,所以从不敢奢望得到更多,一直以来,我只能让自己更懂事,体谅爸爸妈妈的辛苦,努力对他们好,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弟弟大学毕业,找工作并不顺利,爸爸打了几次电话给我,前面都欲言又止,后面终于说“你能不能想想办法”。我也只是一个在实习、还未毕业的学生啊。那一瞬间,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。在找实习工作的时候,我每天投简历,出去面试,最辛苦的时候一天下来只吃一小块面包,不过我不觉得苦,相反有一种独立的渴望,我想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。

有次看知乎,有个问题是“说说三个小孩排行老二是怎样一种感受”。有一个人回答说:“同是老二,我姐比我大三岁,弟弟比我小两岁,去年春节

过年回家,有次闲聊,说到小时候的趣事,爸爸说起跟我妈东躲西藏生我弟,中间半夜有次回家,那时我抱着他的腿大哭着不让他走,他说我姐很懂事,不吵不闹,嫌我那时不够伶俐,整天就只知道哭,却没想到我当时也只是一个还不满两岁的无助孩子。你问我做老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,我想大概就是,弟弟现在二十多岁在父母的心中依然是个孩子,而我,在两岁的时候就该是一个成熟懂事的大人。”这也就是我的回答。

这么多年,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块总也愈合不了的伤疤,很多事,想到就难过。暑假的时候,寝室长问我:“幸生,你怎么不回家?你不想你妈吗?”我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说:“好女孩走四方,我在外面更快乐。”而深夜之中,我无数次想到妈妈,我也知道回一次家并不困难,只是,我觉得见到的妈妈跟心中的妈妈似乎总不是一个样子。我心中的妈妈,不论我优秀不优秀,从我出生就爱我。

听人家说,在弟弟出生之前,有一个教师家庭没有女儿,曾经想收养我。有时我会忍不住幻想,如果是那样,那么我的人生也许便是另一番面貌。

所幸春节的假期并不长。离开家的时候,我生病了,但依然坚持要走。爸爸执意要把我送到市里的汽车站,他的年纪大了,腰有些佝偻,腿脚也有些不灵便。在安检处,看到他吃力地将行李箱放上传送带,我积郁了一个假期的情绪终于爆发,我忍不住问:“小时候,其实你们是想过我送人的吧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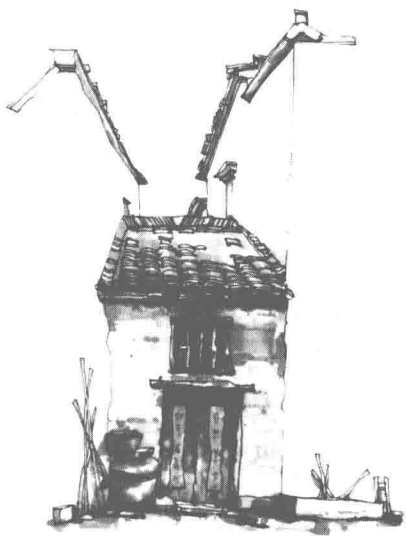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的神情有那么一瞬间的错愕,张了张嘴最终却什么也没说。

转头进候车室的那一刻,我泪如雨下,还真狼狈呀。

……

那天晚上,在梦中,我看到一个小女孩站在一个红色的大门外,掩面大哭,周围的人进进出出,但没有人停下来问:“你为什么难过?”我走过去摸摸她的头,跟她说:“快快长大吧,长大就好了。”

小女孩拿下手来,那是童年的我。



悲伤浩荡

*
安
宁

父亲载着我，在邻村空旷的大道上卖煎饼。

每有行人经过，他便满含着希望叫卖一声：“卖煎饼喽！”那声音在空气里飘荡开去，很快便消失在夏日的暑气之中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。父亲于是将叫卖的声音提得更高一些。

终于，有人将父亲叫住了。作为“开市”的第一份生意，自然是更便宜一些的。买煎饼的女人也透着娇媚劲，笑嘻嘻地掰下一半煎饼，嘎巴嘎巴地吃起来。父亲当然不好意思说什么，已经高高的秤杆，也没办法再低下去，只能自认吃亏。

女人带来的麦子全是陈年的，还生了虫子，散发着一股子霉味。父亲看着袋子里掺杂了许多“大麦”的麦子，想要皱眉，最终却只笑着说了一句：“这麦子，成色不好啊！”许多乡下的女人一结了婚，就脸皮厚起来，因此听了父亲暗含深意的话，女人连脸都没有红一下，照样闲适地嚼着煎饼，笑嘻嘻道：“明年你再来，保证粒粒饱满。”

我希望煎饼可以很快卖完，这样我和父亲就能轻松地骑车回家。但那些煎饼卖到还剩一半的时候，就似乎累了，慵懒得趴在车上，再也不肯朝别人家的袋子里跑。于是父亲将车推到树荫下，把空了的煎饼袋子铺在地上，让我坐在那里不要动，然后从地排车上摘下军用水壶，去对面的一户人家讨热水喝。

“有人吗？”父亲站在门槛外，迟疑地朝院子里喊。很快，一个矮胖的年轻媳妇从堂屋里出来，看了一眼父亲，随即就扭头回了屋。我有些紧张，又替父亲觉得

难堪。倒是父亲，满怀着期待，像乡下常会见到的要饭的一样，倚在人家门框上，闲散地看着院子里奔跑的鸡鸭和猫狗。一只精瘦的鸡“嗖”一声飞上了墙头，更多的鸡则在墙根下漫无目的地散步，或者拉屎。一只肥硕的猫沿着梧桐树干，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平房。一只狗懒洋洋地趴在那里，眯眼瞅着父亲。我在听了声嘶力竭的鸣叫声里，觉得父亲似乎也化成了院子里的一个物件，只不过是依附在黑色的铁门上的。

终于，女人提着一暖瓶水从堂屋里走了出来。那暖瓶是鲜艳的红色，上面画着一枝娇羞的牡丹。我猜测女人是刚刚结婚的新媳妇，因为她的凉鞋也是红色的。她的脸上还露出一些紧张的神情，朝父亲的水壶里倒水的时候，还忍不住朝门外看了一眼，大路上有男人骑着自行车缓缓而过，那速度是故意放慢了的，视线中也带着意味深长的窥探。女人因此更紧张了一些，水便不小心洒了出来，滴在崭新的凉鞋上，她“哎呀”叫了一声，这一声让我和父亲立刻生出愧疚与不安。于是父亲转身去车里拿出一个煎饼，歉疚地笑笑，递给女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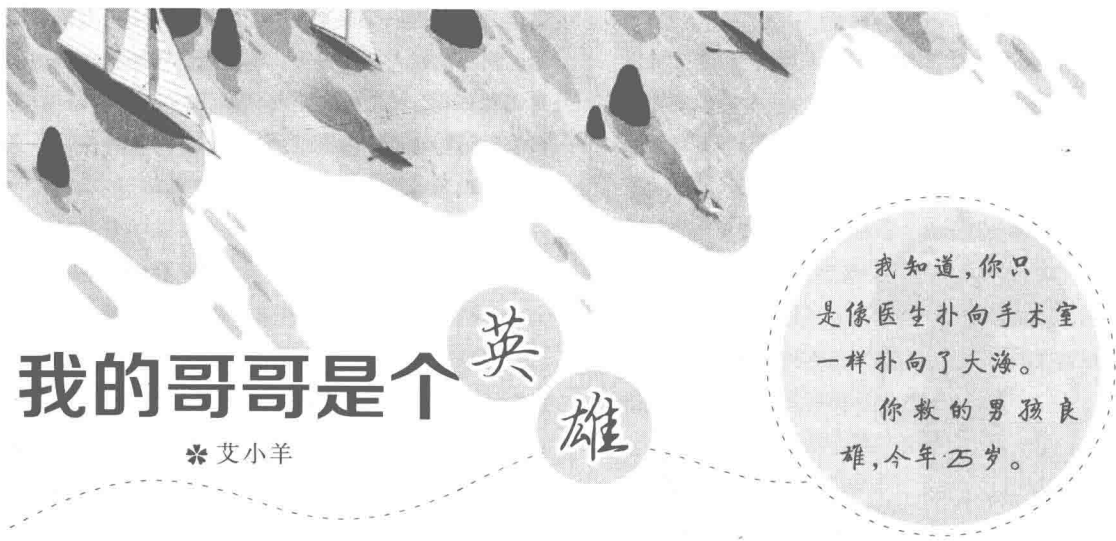
女人愣了一下，还是用沾着泥灰的手接过去，又飞快地看一眼正午的阳光下空荡荡的大道，然后便笑着转身回了院子。院子里那条懒散的狗忽然间来了精神，讨好地蹭着女人的腿，又不停地摇着脏兮兮的尾巴，并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到那块煎饼上。女人一口咬掉大半个，又低头看了一眼，便随手将剩下的半个丢给了营养不良的狗。那狗立刻兴奋地叨起来，跑到鸡鸭看不见的角落里猛吃起来。

我和父亲忽然被那条狗的吃相弄得有些心烦，于是胡乱吃了几口煎饼，又咕咚咕咚朝肚子里灌了半壶水，便从树荫下起身，推起车子，沿着正午日照下的大道，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。

这次，我没有坐在地排车上，而是在后面卖力地帮父亲推着。日头越发毒辣起来，整个村庄都沉寂在无边的午休里。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地上缓慢地移动。

车轮在坑坑洼洼的大道上吱呀吱呀地响着。也只有这枯燥单调的声音，肯来陪伴我和父亲。

我们这样走了多久呢？不知道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小小的村庄，忽然间变得那么那么大，大到像洪荒宇宙一样，将我们瞬间吞没，连悲伤，都来不及。



我的哥哥是个

英

雄

✦ 艾小羊

我知道,你只是像医生扑向手术室一样扑向了大海。
你救的男孩良雄,今年25岁。

纯平:

其实应该叫你一声哥哥,但好像已经越来越不习惯。随着我自己成为一个中年男人,对你的印象,还是医科大学刚毕业时的样子,哥哥这个称呼更加说不出口。

我结婚了。在40岁生日之后的第二个星期。同时,我也立刻成了一个五年级男孩的父亲。大姐说:“已经很不错了,你还配不上人家呢。”

母亲也没意见,父亲什么都没说。自你走后,他很少跟我说话。有时候,他看我的眼神,让我觉得自己应该代替你去救溺水男孩。他不是出于恨我才这样的,但如果命运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,必须选择失去一个儿子的话,他会选择是我,而不是你。

你是他的希望,也是他的骄傲。我们的父亲觉得医生是这世界上唯一伟大的职业,而你,继承了他的事业。

我想做一个画家,却为了养家糊口,成了绘画修复师。但父亲的眼神永远在提醒我,他的骄傲以及传承,在你走的那天已经熄灭了。

昨天,我带新婚的太太和儿子一起去看爸妈,姐姐一家也回去了,我们碰到了良雄。

良雄就是你当年救起的男孩。每年你的忌日,他都被要求来拜访我们的父母,今年是第15年。

良雄长大参加工作,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爸妈买了点心。良雄很胖,辍学过两次,所以25岁才开始找工作。他好像很容易出汗,我儿子笑他白色袜子上的污渍,母亲也不喜欢他的脏袜子。

父亲一直没有正眼看过良雄,背对着他问:“你做什

么工作?”良雄说在做广告。父亲当然很鄙视这份工作。

你知道的,父亲鄙视医生以外的所有工作。他不停地摇动手里的扇子,像是要把良雄像赶苍蝇一样赶走。

良雄的确没待很久,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,但我们都觉得可能过了一个世纪。他走的时候,浑身湿透了,坐过的地方,印出一个难看的人形。

他走后,父亲说:“我儿子为什么要去救这么一个废物?为什么是我儿子?为什么不是别人?”我知道他当着良雄的面,已经有100次想说这句话了。母亲则学良雄的样子说话,像学一个小丑,把孩子们逗得哈哈大笑。

晚上,终于有机会跟母亲单独说话。我建议不要再让良雄来我们家了,对大家都是折磨。你猜母亲对我说些什么?她说看到良雄不舒服的样子,她的恨才能稍稍感到缓解。既然做父母的,因为失去儿子而一辈子都在痛苦中,那么被拯救的那一个生命也不应该过舒服的日子。

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的母亲,一生操劳在厨房里的她,有如此残忍的一面。好像不是你救了良雄,而是良雄杀了你,可能在他们看来,这的确没有区别。

说来,那个夏天也仅仅过去了15年而已。你去海边冲浪,看到一个在水中挣扎的男孩,你去救他的时候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吧?你从小学就是游泳健将,大学时爱上冲浪,你喜欢挑战大海。你说过,当巨浪打来时,你觉得他是一个病人,需要你的冲浪板像手术刀一样划过他的身体,让他平静,为他治愈。

我知道,你只是像医生扑向手术室一样扑向了大海。

你救的男孩良雄，比同龄人胖，看上去蠢笨，不成器。如果我假设，我们的父母永远质疑，你为什么要去救一个废物；良雄在15年的成长过程中，会不会也有很多时刻，当他被老师骂、被心爱的女孩拒绝、被病痛折磨，或者面对我们的父母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时刻，也埋怨你不应该救他？

那天他走的时候，我说：“你才25岁，努力总有希望。”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他的人生已经无望了。

毕竟有时候，活着是比死更难的一件事。

我在20岁的时候意气风发，觉得我的职业某种程度也算是个医生。你拿手术刀为人们治疗身体的病痛；我拿画笔，治疗人们心灵的病痛。虽然父亲看我的眼神永远充满遗憾，我其实也没觉得自己比你差。直到你用生命做手术刀，劈开了大海的心脏。有时候我也想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如果你留下来，父母会更高兴，毕竟虽然救的是一个废物，但失去的那个儿子看上去也不怎么成器。

信写到这里，我好像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说：“你们活着的人真可笑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用爱去交换恨？或者反过来，用恨去交换爱？”

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父亲从来没喜欢过我。他对你的喜欢，因为你的离开而变得越来越坚硬和强大。

他们永远失去了你，而我却一刻都没有失去你。



✧ 张爱玲

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。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，因为那样的小嘴、大眼睛与长睫毛，生在男孩子的脸上，简直是白糟蹋了，长辈就问他：“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？明天就还你。”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。有一次，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，他问道：“有我好看吗？”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。

他妒忌我画的图，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。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。我比他大一岁，比他会说话，比他身体好，我能吃的他不能吃，我能做的他不能做。

一同玩的时候，总是我出主意。我们是“金家庄”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，我叫月红，他叫杏红，我使一口宝剑，他使两只铜锤，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。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，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，大家饱餐战饭，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。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，劫得老虎蛋，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，剖开来像白煮鸡蛋，可是蛋黄是圆的。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，因而争吵起来，他是“既不能命，又不受令”的，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，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：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，赶着，赶着，泼风似的跑，后头呜呜赶着——没等他说完，

我已经笑倒了，在他腮上吻一下，把他当个小玩意。

有了后母之后，我住读的时候多，难得回家，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。有一次放假，看见他，吃了一惊。他变得高而瘦，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，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。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《南北极》与巴金的《灭亡》，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，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。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，逃学，忤逆，没志气。我比谁都气愤，附和着众人，如此激烈地诋毁他，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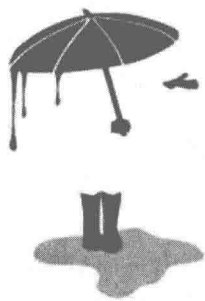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在饭桌上，为了一点小事，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。我大大地一震，把饭碗挡住了脸，眼泪往下直淌。我后母笑了起来道：“咦，你哭什么？又不是说你！你瞧，他没哭，你倒哭了！”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，闭上了门，无声地抽噎着。我立在镜子前面，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，看着泪滔滔流下来，像电影里的特写。我咬着牙说：“我要报仇。有一天我要报仇。”

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，“咄”的一声，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，又弹回去了。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。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。这一类的事，他是惯了的。我没有再哭，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。



血缘就是将 毫无感情的人 绑在一起

*
张悦然



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就能感觉到爸爸和爷爷之间有一股对峙的力量。每回他们坐在一起，空气就变得紧绷绷的，好像随时要爆炸。他们两个几乎不说话，如果说，也是通过奶奶。奶奶经常对爸爸说一些话，然后补充道，这是你爸爸的意思。而爸爸对奶奶讲话，有时以“你告诉他”开头，那就是说给爷爷的。当时我以为，他们关系不好主要是因为我爸爸娶了我妈妈。这的确是一个原因，不过后来我发现，我爸爸正是为了和我爷爷作对，才娶我妈妈的。

我妈妈刚认识我爸爸的时候，还是一个脸蛋上顶着两团红的乡下姑娘，祖祖辈辈没有离开过那个叫作十八里庄的村子。要不是因为下乡，我爸爸永远都不会认识我妈妈。也可以说，要是没有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口号，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。

在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的乡野之间，我爸爸实在没有找到“作为”的事，就和我妈妈谈起了恋爱。当时他和我爷爷的关系已经很糟，为了摆脱家庭，他打算留在乡下。我外公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，人多田多，吃饭不多他一个，干活也不少他一个。何况我妈妈是整个村子里最美的姑娘。她的美很幽僻，如同甘冽的泉水静静地流过山间。我爸爸一度为之着迷。他喜欢美人，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，总觉得这样会使他显得有点肤浅。我妈妈农活干得也好，养猪喂鸡样样在行，可惜后来去到城市，这些优势都带不走，唯一跟着她一起进了城的是她的美丽。美丽不像她的户口，它是可以通用的。因为那份通用的美，人们好像很容易忘记她是从乡下来的，没念过书，字也不认识几个，也容易忽视她忍受着的格格不入的孤独。当我发现她的孤独的时候，她进城已经二十多年了，那时候，她早就不再美丽了。

我爸爸是说过要永远留在乡下，不过那只是一时负气的话。他和所有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一样，很快就无法忍受艰苦而无聊的生活。后来城市招工，我爸爸就返城了。不久他向爷爷提出要和我妈妈结婚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全家人才知道我妈妈的存在。

我爷爷坚决反对这门婚事，他想让我爸爸娶同事林教授的女儿。林姑娘是学音乐的，拉一手动听的小提琴，而且对我爸爸很倾慕，还特意上门送票，请他去听她所在剧团的演出。不过后来听我妈妈说，她这个情敌

皮肤黝黑，身材矮胖，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。小时候我常常在心里权衡爸爸和林姑娘结婚的利弊：我将会被生成一个又黑又矮的小孩，有可能早就戴上了眼镜，可是会拉小提琴，到了每个人都要表演节目的新年联欢会，就不用再和你、还有大斌合演一个根本就不好笑的小品，而是能够一个人走到鸦雀无声的教室中央，把小提琴放在肩膀上，演奏一曲悱恻缠绵的《梁祝》。

我爷爷说，我爸爸要是娶了我妈妈，将来一定会后悔。但是我爸爸说，后悔也是他自己的事，不用他管。一个下着小雪的早晨，他带着我妈妈去领了结婚证。就这样，他们结婚了。没有婚礼，没有新房，没有彩礼。两个人暂时住在我爸爸朋友的房子里。那间十平方米的简陋平房成了我妈妈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家。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外婆和舅舅拎着两只活鸡和一袋年糕面坐长途车来到济南，想去拜访一下亲家，结果被我爸爸拦下了。后来两家的人一直都没有见过面。

刚结婚的时候，我爸爸和妈妈也有过一段幸福时光。毕竟这个小家庭冲破了重重阻碍才得以建立，让我爸爸觉得很珍贵。我妈妈呢，再也不用养鸡喂猪，站在烈日之下割麦子，陌生的城市生活对她来说很新鲜。我爸爸用他那辆很破的金狮牌二八自行车教会了她骑车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车子上街，在百货大楼给自己买了平生第一瓶雪花膏。这时她已经褪去了脸上的两团红，从当时拍的照片来看，还是很美。不久后，我爸爸托人帮她找了一份工作，在街道幼儿园当阿姨。她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每天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，做游戏，等他们入睡以后，她悄悄地把剩下的饭菜倒进饭盒，带回家当晚餐。

当时我爸爸在粮食局的车队当司机。每天早晨他骑车到车队，换上工作服，戴上白线手套，发动他的那辆解放牌卡车，载着一车斗的面粉和米在城市里穿梭。忙里偷闲的午后，他会开车来接妈妈，带着她到街上去兜风。那是1976年，这种卡车还很稀罕，据说整个济南不超过二十辆。当我妈妈站在巷子口看着爸爸的车驶过来，在路人羡慕的目光里跳上车的时候，她也许曾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有时候一直忙到晚上，来不及回车队，爸爸就把车开回了家。我妈妈欢天喜地地拿着扫帚和装米的口袋奔到胡同口。她爬上后车斗，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，把漏撒在上面的一层薄薄的

米拢到一起，拨扫进口袋。她一路小跑回到家，掂着沉甸甸的口袋告诉我爸爸，这些足够他们吃一个星期。我爸爸就笑一下，或许是觉得她很可爱。那时候她的节俭还是一种令他欣赏的美德。

这些是妈妈讲给我的，在爸爸向她提出离婚的时候。有那么几天，她一直都在回忆。她忽然不再是平日里那个粗糙简陋的乡下女人，悲伤使她超越了自己的理解能力，变成了一个很懂得爱情的女人。我很少像那几天那么喜欢她，那么愿意听她讲话。我喜欢所有懂得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的人。

刚结婚的那一年，我爸爸和爷爷没有任何来往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叔叔来找他，说我爷爷要见他。我爸爸勉为其难地回了一趟家。我爷爷说，今年政府恢复高考了，你应该去参加考试。但我爸爸表示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不需要别人指导他该做什么。两人没说几句就不欢而散。为了这件事，我奶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程来拜访我妈妈。后来我妈妈一直后悔答应了奶奶的请求，帮他们去劝我爸爸。以她有限的见识，绝对想不到念大学这件事，对人生会有那么大的改变。

很难说我妈妈的劝说到底起了多少作用，反正我爸爸最终还是参加了高考。也许他本来就想参加，只是为了违抗我爷爷的意志，才差点决定放弃。但他没有像爷爷希望的那样学医，而是选择了中文系。他其实想去北京的大学，但最后还是留在了济南。因为要是把我妈妈带过去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，也无法给她找到工作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她已经在拖他的后腿了。

我爸爸平时住校，只有周末才回家。星期一到星期六，他读托尔斯泰，跟老师、同学讨论诗歌和哲学，去学校的小礼堂看电影，到了星期天他带着脏衣服回家，去粮店驮回五十斤面粉，把蜂窝煤搬到临时搭起的雨棚底下，清理堵塞的炉子。住的地方常停电，他随时准备出去换保险丝，而我妈妈则继续在黑暗中包饺子。她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的好，就只会每个星期天包饺子。这是我爸爸一星期的生活，浪漫主义的身子，拖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尾巴。

那时候我爸爸写诗，他的诗刊登在杂志上，被女同学们悄悄吟诵。每回他从校园里经过，总有几道目光默默跟着他。小时候我曾在家里的旧杂志上读过他的诗。我读不懂，只觉得很美，很浪漫。那种浪漫，与爱情有关，和我